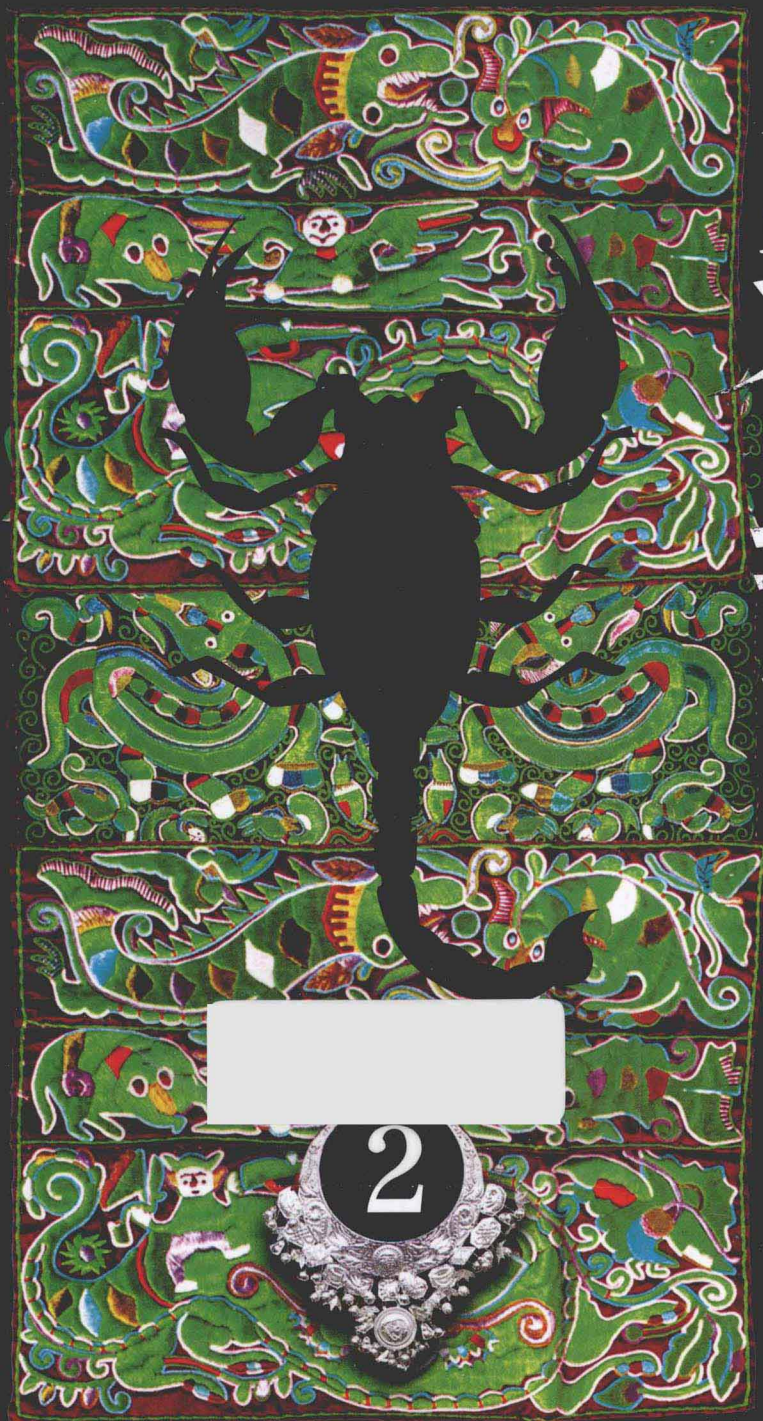


苗疆蛊事

南无袈裟理科佛
著



流水淘沙不停，前波未灭后波生。
江湖不是你想闯，想闯就能闯！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苗疆蛊事 ②

南无袈裟理科佛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苗疆蛊事. 2/南无袈裟理科佛著.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3
ISBN 978-7-5520-0377-2

I. ①苗… II. ①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86115 号

苗疆蛊事 2

作 者: 南无袈裟理科佛

责任编辑: 王晨曦 缪宏才

封面设计: 主语设计

插图设计: 天津正东动漫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 720×102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24.5

字 数: 363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0377-2/I·097

定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第十二章 小妖怪果出手，敌我不明

第十一章 奇招迭出，英雄只有一个

第十章 幕后黑手，师叔又见师叔

第九章 美人头颅，悬空拖肠走地

第八章 小道昏迷，车窗惊现美人

第七章 道士反目，兄弟相搏控魂

第六章 魔鬼交易，火器现反被擒

第五章 段二公子，高富帅中恶鬼

第四章 观澜山庄，肥虫再次出击

第三章 抽丝剥茧，南洋降头师现

第二章 东窗事发，小道身陷囹圄

第一章 额头上的鬼脸

第六卷 南洋降头师

1

1

6

10

15

19

23

27

31

35

40

45

50

第一章 密林迷踪

第八卷 耶朗祭殿

第九章 金篆玉函，投自鸟口

第十章 麒麟胎裂魂

第十一章 虎皮猫大人

第十二章 小道返家，近乡情怯

第十三章 火车上的三个故事

第十四章 云淡风轻的情盗事件

第十五章 有一种盗叫做至死不渝

第十六章 尾随

第十七章 饰品店老板娘

第七卷 小道家族

第十八章 和解离去，道盗双双下咒

第十九章 此事既了，雷符藏身何处

第二十章 本已事了，平原又响枪声

55

60

65

70

70

75

80

85

91

96

101

106

111

116

116

第十七章	三叔收徒	198
第十六章	黑影子	193
第十五章	小结局——庄生晓梦迷蝴蝶	188
第十四章	三叔整河，小道焚身	183
第十三章	黑暗行走	178
第十二章	黑暗深渊	173
第十一章	阴阳两仪无象	168
第十章	结界斗法血象阳	163
第九章	断臂小叔，大斤壁画	158
第八章	死亡，或者……	153
第七章	冥字门，守肉丹	148
第六章	八卦锁魂阵	143
第五章	石门	138
第四章	赧巨人	133
第三章	敬口石厅	128
第二章	清溪水兽	122

第二章 半夜十二点

第一章 消失的房客

第十卷 苗疆餐房

第十二章 乡间野市

第十一章 一年之约

第十章 蓝师命运

第九章 黄父约见

第八章 远走英国

第七章 幕后真凶

第六章 镇守苗蛊

第五章 养蝎专业户

第四章 揽客老歪

第三章 风雨桥头

第二章 执子之手

第一章 拜见父母

第九卷 关于理想，关于爱情

203 203 208 213 218 223 229 234 239 244 249 254 259 265 265 270

第五章 恶斗诅咒猫灵

第四章 铜镜震黑雾

第三章 灵魂菓子鉴定

第二章 舶来品，聚邪纹

第一章 顾老板的慕戚

第十一卷 明珠叙事

第十二章 全真与符咒

第十一章 约见八大碗

第十章 旁门与「左道」

第九章 虎皮猫大人归来

第八章 趋度贪食鬼


第七章 枯骨孕妇降

第六章 便宜无好货

第五章 生屯兰晓东

第四章 镜庵法器

第三章 开经玄蕴咒

- 
- 第十一章 看过爱过恨过
第十章 子夜活尸逞凶
第九章 和合石荒山岭
第八章 小紫叶檀香木
第七章 请听我解释……
第六章 会轻功的女人

349 354 359 364 369 374



第六卷

南洋降头师

第一章 额头上的鬼脸

说实话,这些年我也经历过一些不为为人所知的东西和事情,但是,却一直不知道怎么解释鬼魂一说。

同样的,所谓蛊、所谓灵异、所谓降头,所谓僵尸,所谓风水堪舆,所谓阴宅阳宅……所有的这一切,我都无法从原理上去跟你们解释说明。

但是,我也无法说服自己,它们不存在。

有人说鬼魂是有记忆的磁场,鬼魂和身体的关系,就像是电磁波和对讲机的关系,相依相存,人死之后,对讲机没有了,但是电磁波仍在,或许会在别的对讲机上面体现出一些信息来,这就是鬼魂。这个说法很有趣,好像似乎也有一些科学的根据。我个人的看法,是赞同《镇压山峦十二法门》里面的部分论言的,即人生而有魂,死后灵魂自会归于该去的地方。

这个地方,叫做幽都(各地的叫法不一,这里不一赘述)。

鲜有人知道幽都里面的情况,知道的人,已然没有任何痕迹留在这个世界上。有假死的人回到人世,说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转圈圈,一个大门,光芒万丈,踏进去便是幽都,一个小门,黑乎乎,返回去便是人间。当然,这些我都没有经历过,但我可以肯定地说,至少不会像佛教里面的地狱一样,是个大监牢,要受尽苦难和刑罚。

在我看来,佛教这一套,宣扬的是消灭个人欲望、忍耐顺从、放弃反抗,



这很符合统治阶级的需求,关于地狱的论述,大概齐也是为了吓唬在人世间饱受折磨的生灵——看看吧,相比地狱的生活,现在你们已经勉强不错了,该满足了。虽然我很认同佛教的大部分言论,比如劝人向善、比如因果循环、比如安静心灵……十二法门里也有很多佛家的摘抄,我大部分的手段也是佛教的真言,但是,我对“灭人欲”这一点,一直不敢苟同。

历史证明,欲望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最大动力。

后来我读到刘欣慈先生的科幻作品《三体》系列,在惊叹于其作品描绘的宇宙之宏大的同时,联系我的经历,我在想,是否鬼魂之类的灵物,跟我们现实的世界,并不处于同一维度,但是又互有交集的地方,所以才会留下这么多历史上悬而未解之谜,才会有诸多宗教宣传的神迹,才会有……我所见到的一切?

当然,我不是一个道学理论家,也不是宗教传播者,我做的只是旁门左道,并不为世人所知,也基本都是些具体而微的苦力活儿。扬名立万、著书立作、解读宇宙万物本源之类的事情,还轮不到我来操心。

我只是一个,来自苗疆、一路跌跌撞撞地前行的小小养蛊人。

当然,后面我又养起了鬼来。

一路周折,我来到吴刚的病房外面时,已经是夜间十一点多钟。

他父亲知道我要来,特意派人去车站接我。他住的是一间独立病房,这显然得益于他有一个处于领导岗位上的父亲。楼道里灯光有些暗,我隔着房门往病床上看了一眼,然后问陪着我的吴刚父亲,说现在还做噩梦么?他父亲说做,不定时,基本上是三两天一次吧。怎么样,能看出些什么来没有?

我点点头,问医生怎么说这病情的?

吴刚他弟,一个二十四五岁戴眼镜的年轻人,说医生判定是病毒性非典型性肺炎,现在在隔离,准备转院治疗呢。非典——这个名字听得我触目惊心,2003年的时候,这个词可是代表了死神的邀请。我笑了笑,跟吴刚父亲说我可以跟吴刚单独聊聊么?他说这个要问医生的意见,说有可能会传染的。

我笑,没说话。



吴刚他弟去找来医生，是一个脸色浮白的中年男医生，金鱼眼，眯着眼睛看我，说可以，但是要穿上防护服和口罩。我说别扯淡了，穿上这些玩意，还怎么交流？说完我也不理他们，直接把病房的门推开，走了进去，留下门外一堆人惊慌失措——我长得年轻，若是要确定自己的权威，肯定是要亮一些本事的。

比如胆敢不穿防护服。

吴刚没有睡，斜躺在床上看着我，苦笑，说来了啊。

我搬了个凳子过来，坐在他面前，给他掖了掖被子，问他怎么样了？他说还好，就是最近老做梦，而且还高烧，说胡话。我说听老马讲你梦到胡油然了吧？他仰头盯着天花板，没有说话了，陷入了沉默。我摸了摸鼻子，笑着说这个小胡，还真的是执著，这能怪谁？怪我们？还是怪矮骡子……吴刚开口了，他说后悔了，当初应该把小胡的尸体带出洞子的，这样子也不会让他身首分离啦。

他说我当时出来后在医院昏迷，根本就不知道后来回去见到小胡的惨状，肚子几乎被掏空了，内脏里面全部是虫，是白花花的蛆虫，也有黑色甲壳的尸鳖，一拎起来四散，百多米外的脑壳，里面脑浆子都流干净了，收殮的乡民都吐了好几个。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军人嘛，不就是这样子么？

吴刚嘴唇颤抖着，说小胡还是个孩子呢。

我们两个都不说话了，确实，像死去的胡油然这样的战士，十九岁，同龄人大多还是孩子，享受着父母翼下的温暖。但是，既然入了伍当了兵，肩头就有了沉重的责任。我没当过兵，但是也能够理解这样的感情。这样的气氛大概持续了十多分钟，我才问，确定是小胡的鬼魂在纠缠么？要是，我找找，把它送走吧，免得游荡人间，不小心就灰飞烟灭了。

吴刚点了点头，说送走吧。

这里讲一点，世人都云：降妖除魔捉鬼。前两者这里先不论，单说鬼。关于鬼的定义，众说纷纭，我前文也提过一些，暂先不表，单提如何消除纠缠活人的鬼魂法子。为何说捉鬼呢？首先鬼是一种飘忽不定的东西，确定不了它的存在，只能防，断不了根。所以说要捉，就像破案，循蛛丝马迹，最后



找到事情的关键所在,破之,则一切安宁。消鬼的法子很多,但是总结而言,大致分为三种:劝退、送走和镇压。

劝退很好理解,通常没有本事的凡人都会,就是当感到鬼魂缠身的时候,或骂、或唠叨、或威胁,言明利害,讲明道理,让鬼魂不要纠缠。稍微老一辈的人都做过这种事情,比如我母亲在我幼年时生病,就唠叨,说不要来缠着我,赶紧滚开去,要不然我叫我妈来捉你……大部分鬼都是胆小的,也有善良的,听劝,说多了自然就不会缠身,另外找地方去。

这种方法很大众,通用试行,但是如果碰到了厉鬼,就不行了,它缠你,缠定了咬死了,那就没法子,只好找专业人士来。

专业人士一般就会选择后两种,第一就是做法念咒,将鬼魂超度,送它到该去的地方,人有人路、鬼有鬼道,各有不同,最好不要混居;第二种就比较极端了,适用于那种又凶又恶、而且怨气还极为浓重的鬼魂邪物,直接将他的残魂支魄,一下弄散,烟消云散,再也不存于任何地方。

我说你睡吧,我自自有准备,当小胡来找你的时候,我把他弄出来,劝上一劝,好送走他。

吴刚咳嗽着闭合上了眼睛,我看见他眼睛上有泪痕,脸色苍白枯瘦,印堂上有着青黑色的雾气。我听马海波说过,胡油然是吴刚带的兵,基层连队,讲究的是官兵一家亲,两年战友兄弟情,想必他面对胡油然鬼魂的折磨,既是内疚,也是无奈得很。我走出病房门口,看着对我如临大敌的医生护士和吴刚的家人,吩咐吴刚他爸,准备些祭品和纸钱来。

他问什么是祭品?我说整鸡整鱼、半坨肥猪肉,还有杯茶。

吴刚父亲立刻叫他二儿子去办,然后问我怎么回事?

我让围着的医生和护士都散了,只留下吴刚父亲、母亲还有他弟妹,然后说起年前的事情。这些事他们也是知道的,就讲那个小战士因为死得比较惨,所以就有些怨恨,认为吴刚没有把他带出洞子,甚至连尸体都给虫子糟蹋了,于是就缠了上来,莫得事,我送一送他就好了。还有,吴刚回家来,有没有带什么东西,血衣服或者其他的……

他父亲摇头说没有,倒是他母亲记忆起来,说小刚经常对着一张合影叹气。



我说回去把它烧了吧，活人不要老是活在过去的记忆里，念头起得越多，鬼魂越是不得安宁。

大概过了五十多分钟，吴刚他弟回来了，气喘吁吁，说太晚了，东西也都没有备齐，没有整鱼，求爷爷告奶奶弄了四只整螃蟹，是阳澄湖大闸蟹，其他的都还好。我说将就吧，这大闸蟹就不要了，甲壳类的食物鬼怵，不喜欢，还是留给我当宵夜吧。

赶了一天路，我是饿坏了。

借了个台子，我把祭品摆放上去，然后从随身背包里面拿出常备的檀香、红蜡烛，点燃，烟雾袅袅，有静谧的薰香。我也不急，先把那一盘大闸蟹给消灭干净，拿开去，放到角落里，把手擦干净后开始念招魂咒。我一边念，一边沟通金蚕蛊。我初学，能力并不显，时灵时不灵，真正要给力，最终还是要依托金蚕蛊这个灵力增幅器。

这咒语，其实是十二法门中“坛蘸”一节的基本功，用家乡话诵读，我念得熟悉。

稽首社令阳雷君，分形五方土李神，驱马神鼓响皆应，降下真气入吾身，凡居召处立感应，百里感声无不闻。

病房的灯是关闭着的，门外的人都退开了十几米，黄色的烛火闪耀，青烟袅袅，我念了一阵子咒语，感觉到阴风一阵刮，转身看吴刚扭曲痛苦的脸，我取出红线，快速地捆住他的手腕、脚踝骨，然后点燃了一张黄符，轻叹道：“胡油然兄弟，你终于来了……”

金蚕蛊忽地一下出现，在半空中萦绕着。

在吴刚额头连着发际的位置，浮现出一块黑色的斑痕，这斑痕慢慢凝聚变化，最后形成了一个指甲盖一般大小的脸。有鼻子有眼睛，是人脸，惟妙惟肖。眼睛是一粒针眼大小的洞，无言地看着我。

子时，阴风恻恻，含恨而生。

第二章 东窗事发,小道身陷囹圄

与在飞机上遇到的那个叫小哲的男孩不同,我并没有天生跟鬼魂对话的体质。

我前面也说过,鬼魂一般不能说话。这里的对话,我不知道怎么来解释,勉强地说,叫做神交,是意识的、灵魂层面的直接交流。缠着吴刚的胡油然,跟朵朵这样的小鬼,是两种概念,天差地别。

或许真如之前解释的一般,仅仅只是一道磁场、一丝怨念和意识。

与鬼魂交流,天生的体质、机缘或者经过特殊的锻炼,其实还是有人可以做到的,这类人,就是我们通常说过的灵验的法师。甚至有人还可以在有道行的法师(神婆)的指引下,与鬼魂对话。传说中,有人十分想念自己逝去的亲人,请人帮忙走阴,或者被托梦,都是一种交流的方式。

而我的方式,则是通过金蚕蛊这个交流平台来完成的。

就某种程度而言,金蚕蛊等同于中转器。

胡油然来了,悄无声息,他的情绪十分的混乱——不安、愤怒、惊诧、害怕、暴戾……一开始都是负面情绪,把我的心神都给扰乱不宁,闷得我胸中难受。我闭上了眼睛。待他稍微的平静下来后,我问他到现在还留恋在人间,到底还有什么心愿未了?他说他不想死。我跟他讲,既然都已经死了,就要像小董一样,到该去的地方去,安息。他很不甘愿,说他不同,他从小就怕虫子,结果死的时候,不但被老鼠啃、虫子咬,连头都被我给砍断了,实在憋屈。

我说那你找吴队长干嘛,他可是最护着你的,咬死你的是尸蛄,害死你的是矮骡子,连砍下你头颅的,都是我,这些你都不找,找吴刚,这是为毛啊?





他说那些都不怕他，连我，也是有道行的高人，近都近不了身，还是弄吴队长好一些——鬼魂其实普遍都很胆小，特别是被杀之人，连凶手都不敢报复（除非是心有执拗的厉鬼）。

我听到他说这话，就知道他的意识有一些偏执了，想害人了。于是跟他讲了一通吴刚的好话，说不要再来找他了。

他不理，就是想要让吴刚下去陪他，下面太冷，要找个人做做伴。

我说这次被我抓住了，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我把你送走，要么就烟消云散，化成飞灰。没有第三种选择。道理是讲给肯听的人的，讲太多道理给鬼听，反而嫌啰嗦。他听到了我的威胁，很害怕，委屈地说都是一起的战友，怎么忍心灭了他？我厉喝他，说既然你都知道这情谊，还要来害吴刚？快点讲，还有什么心愿未了，迟了，就来不及了。

他颤颤抖抖好一会儿，然后说让我转告他母亲，下面太冷了，让她把他的骨灰盒放在向阳的地方，但是不要见着阳光。让他母亲没事多去看看他，烧烧香。我说好，把备好的纸钱烧上，然后念送魂安宁咒。

过了一会，我仿佛听到空中有一声若有若无的叹息声，吴刚额头的人脸印记慢慢变淡，最后消失不见，所有的雾气都烟消云散，不复存在了。

胡油然走了，没有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任何的痕迹。

这是生者的世界，亡者留念迟迟不走，只会留下杀身之祸，化为灰灰而已。一炷香点完，我把吴刚拍醒，问他好一点没有？他长舒了一口气，居然还伸了一个懒腰，说感觉浑身好像轻了十几斤，周身仿佛都活络了许多。他看着我，思维还没有反应过来，僵了，过了好几秒才想起来，说他刚刚又梦到小胡了。

我说还是噩梦么？

他说不是的，小胡说他要走了，要离开这里了，他很怕，但是没办法，这几天，对不起了。小胡说自己很依赖吴刚的，所以想着让吴刚陪着他一起走……他看着我，说你把小胡超度了？我点头，说就在刚刚，还给他带了一些上路钱。

吴刚看到火盆里燃烧的纸钱，问死人真的需要这些？

我摇摇头，说不知道，也许用，也许就是活人给自己的一些慰藉，谁知道



呢,他要走,我总得把礼数做到位了,这样子他也安心些。谈完这些,我站起来伸了个懒腰,说今天就这样吧,小胡走了,如无大变,病情就基本稳定下来了,我赶了一天路,又困又乏,得找个地方歇息了。

在吴刚满口的感谢中,我出了病房的房门,门口一圈人在等着我。那个金鱼眼的医生,非要让我去做一个血液检查,不然不放我走。折腾一番,确定无事之后,吴刚他父亲给我订了一个酒店,让他弟送我过去歇息。

洗完澡,反而睡不着了。我坐在酒店房间临窗的椅子上,看着这个以矿产和森林资源闻名的城市,入夜了,繁华不再,大片大片的钢筋混凝土建筑蔓延至视线尽头,黑黢黢的让人看着心中压抑。我在想,鬼魂灵物喜阴,喜静,怕阳气,就如同这大自然的生灵一般,生存空间逐渐被人类挤压,越来越多的人类占领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是否会在不久的将来,这些鬼怪东西都消失了呢?

转念一想,我又笑——鬼魂和人类,本就是相依相存的正反两物,人类在繁衍,鬼魂便永恒存在,等到彻底湮灭,谈何容易?

也许,无数的孤魂野鬼,现在也未必游走于荒郊野岭、乱坟岗子,或许就在我们身边停留,某栋古宅、某个潮湿的楼道、某个久未住人的房子、学校、下水道以及一个幽暗的厕所中……它默默地注视着忙忙碌碌的人类,无处不在,正如上帝无所不知——如果有上帝、有唯一的神的话。

我一觉醒来,已是中午时分。

我是被手机铃声吵醒的,接通,是吴刚父亲激动的声音,说吴刚的病情已经有了明显的好转,医生说修养两天,即可出院了。天啊,真的是奇迹!他声音有些抽噎,说多亏了我,他以前是一个纯正的无产阶级无神论者,现在倒是被我彻底转变了。我笑了笑,说那可恭喜了。他说昨天可忙坏我了,问我什么时候起床,他请我吃饭,表示感谢。我说我起床了,先去医院看看吴刚吧。

在医院再一次看到吴刚,脸色红润了许多,人也精神了,紧紧握着我的手,说我这次算是救他一命,以前或有得罪的地方,求原谅;以后有什么用得着的事情,只管招呼一声,能办则办,不能办的,豁出去也办了……他父亲、弟弟都是异口同声,感激不尽。